

马利基的成年礼

杨秋林

一，马利基和里查德

整个世界只有三种颜色。上半部是蓝色的，肯定是天，没有云；下半部是土红的，应该是大地。这两种颜色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大地无处不喷发着热浪，把那地平线吹成一小片一小片翻滚跳跃的碎片。大地还有几小块形状各异的黑色，你得仔细辨认，那一些是孤立的小灌木或岩石的阴暗处，还有白蚂蚁筑成的城堡。它们都跟着热浪舞动。

世界很宁静，没有东西在动，只有热浪的虚张声势。噢不对，有个黑影在动，不知从哪出现，也跟着热浪漂浮着。那是一个黑人，蹑手蹑脚，屈膝弯腰。现在他定格在那，又恢复了原先的画面。他的手随着热浪潜移默化地上升，突然向前一挥，他前面的白蚂蚁城堡群里，先是一根动物的尾巴翘起，然后是挣扎的头，一条黑色的蜥蜴，被标枪射中。他也像标枪一样快，飞到蜥蜴跟前。一阵黑色的影子剧烈地晃动，传来沉闷的撞击声，但马上停止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把标枪扛在肩上，直起身子在热浪的颤动中向前飘去。标枪上挂着蜥蜴，那蜥蜴似乎还在动。

他走到小灌木丛里，想搜寻些野果子。在这季节里本来就很少有机会找到野果子，偶尔碰到的也都很小，一看就很涩很苦，说不定还会有毒。他得仔细辨认，闻闻、舔舔，然后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小口。过去村里曾有人教过他在不同的季节找什么果子。就在昨天，马杜克长老专门教过他在这个季节里如何寻找并辨认能吃的果子，但是现在面对着奇形怪状果子不像果子的干枯东西，还是有些吃不准。他真想去问一下马杜克长老，马杜克长老应该就在附近，但他不能去问。他的嘴唇已经很干裂了，很想要有些水分补充。想在这荒漠里生存，最关键的就是水。

很久以前，周围也是这个样子，他和妈妈正在慌不择路地逃难。他几次坐下，走不动了，都是妈妈催促他起来，拉着他走。起先是妈妈走在前面，后来妈妈反而落后了，轮到他搀扶妈妈向前走。终于，妈妈坐下了，对他说：“阿力啊，我不行了……你得赶快走，否则白人要追上来……你赶快走呀，看到了吗？”她有气无力地指着天边的一棵枯树“一定要记住这棵树，

无论有什么阻碍，绕来绕去都要走到那棵树边，然后，继续向这个方向的远处找一个能辨认的东西，继续向前走。……记住，如果看到河流或者水塘就马上喝水，然后来接我到这个水边……你赶快走呀，你赶快走呀……”他就这么走了，走到了那棵树，沿途根本就没有见到水；又往前，也没见到水；直到他被唤醒，才喝到了甘甜的水。

他躺在风的部落里。喝到了水后的他急于想把水交给妈妈。但无论他怎么说，村里人都听不懂，村里人说的话他也听不懂。着急的他，抓着装水的瓢袋就直接向村外跑，任凭村里人怎么劝阻，执意跑出村子。还是马杜克长老看出了意思。他叫布鲁米死死拉住他，马杜克长老自己在村外走了一阵，然后叫唤他们来到跟前。马杜克长老用他手杖戳着地上的脚印，跟布鲁米说了一通话，布鲁米就带着他顺着原先他走过的脚印往回走去。

布鲁米有着辨认脚印的真本事。哪怕原来他踏到的是在岩石上，根本就看不出脚印，哪怕原来的脚印已经被风沙淹没，哪怕周围还有其他人的脚印，布鲁米都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他的脚印。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走过的地方，但跟着布鲁米，他明白了正在寻找他的妈妈。

他们看到了妈妈。妈妈坐在那里，身上都是沙子，像是个小黑土堆。妈妈干坐在那里，睁着眼睛望着他们，任凭他怎么呼唤，再也不动了，直到他推了妈妈，妈妈才倒在地上。他第一次记住了从布鲁米口里说出的陌生词汇：“干死了”。

在他们回村的路上，布鲁米教会了他在这个荒原里找水的方法。

四周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模样，有那么点平缓起伏的平原。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看，这个孤零零的人是在澳大利亚的正中心偏西，在北领地靠近西澳州的地方。如果我们看日历，这时是 1927 年的 12 月。如果我们在飞机上往下看，他那弯弯扭扭的路线正向着一个干枯的河床中间漂移。

他俯下身子，跪在地上，看到了人的脚印，他向这脚印方向望了一阵，决定跟着脚印。他看到了一个土坑，显然是脚印的主人挖的。他围绕这土坑慢慢地走了一圈，先是微笑，然后摇头，犹豫了一阵，最后跨过土坑，向着没有脚印的方向继续前进。

在一棵较大灌木边上，他跪了下来，他看到了几棵小草，几个小蚂蚁在那忙碌。他找了一根干枯的树枝，折掉小枝成为一根木棍，然后用这根木棍作为工具，开始在地上挖坑。那个坑逐步变大变深，后来他兴奋地看到了潮

湿的土，立刻扔掉了木棍用双手使劲地往下挖。他突然停了下来，站起来，向身后望去。天边，一个模糊、被切成几段的人影，正向他这飘来。

他呆呆地望着逐渐变大的身影，他认出了来者，是里查德，村里的牧师。

里查德先说话了：“咳！马利基！你好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噢，他叫马利基。村里人都叫他马利基，没人知道他还有另外的名字。马利基反问道：“里查德先生，你怎么能到这里？”

两个人站在一个画面里，衬托出双方的巨大差异。里查德个子高大，是个白人，由于常年的日晒，皮肤已经是棕褐色，梳得光溜溜的头发上有些灰白。他穿着米色短袖衬衫、米色西装短裤，虽然浑身上下满是尘土，还是那样地风度翩翩。马利基大概只有十多岁的土著人，极其瘦小，尤其他的腿很细，浑身上下看到的都是骨头，有点弱不禁风。他几乎是裸体，只穿着那破烂的、还有几个小洞的、到处粘着泥土、简直认不出曾经是什么颜色的大裤衩，在某些角度甚至能见到裤裆里面的器官。他的皮肤很黑，浑身上下都是泥土。只有说话时的牙齿是白色的。眼白本来应该也是白的，但是现在布满了血丝。

里查德现在站在略高处，如果这是在舞台上，他应该是处在主导地位，但是实际上他正甘拜下风。刚才他问的问题是打招呼凑近乎的问候语，其目的还得求助于面前的孩子。而马利基则有些不满地责备，紧接着又跟了一句“马杜克长老说过，你是永远不允许来到这里的！”

“对对对”里查德显然意识到这：“我早上出门要到镇子里去，没开车子。你是知道的，那我车子早已没有油了，我只能自己走到镇里。但不知怎的，我迷路了，上帝啊，这要死人的。请告诉我，马利基，我们村往哪走？”

他的手上拿着罗盘。那罗盘村里的孩子都玩过，马利基也很想玩。在轮到马利基玩时，没想到马杜克长老夺过了罗盘扔向里查德，愤怒地告诉马利基：“这玩意没有用！”

马利基看着罗盘，不解地问：“里查德先生，您不是说过，遇到危难、困难时，只要向上帝祷告就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吗。”这种说话在我们看来，在里查德听来是一种嘲笑、刁难。其实马利基想得没那么复杂。里查德先生应该是无所不能的。里查德先生经常给他们孩子们讲述有关上帝，有关基督

的故事，还经常给他们吃糖，马利基听得很入迷。白人骑着大马，手上握着会发出声响的东西，把他们部落的人赶得仓惶逃命，必定会有超人的能力。面前这个白人倒是很和气，他的身上每个部件无处不发出不可想像的效力。现在他居然问起这么个简单的问题。

里查德诚恳地回答道：“我是做过祷告，主啊，上帝真的显灵了，让我碰到一个能够摆脱困境找到回村子道路的人。马利基兄弟，你就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马利基听不懂这些。他不能与里查德多纠缠，他向着某一个方向指了指，“一直往前走就是。”里查德有些狐疑，“刚才我就是向这个方向走，走着走着，又走到这里来了。”

马利基又指着那个方向“看到了吗？里查德先生，那里有棵树，就是边上有个岩石的那棵，就往那棵树走，无论有什么阻碍，绕来绕去都要走到那棵树边，你站在那棵树边再往前望去，就能看到我们村子的丛林，大概您的屋子也能见到。”

“哟，对，对，对”，里查德恍然大悟，“马利基兄弟，您正是上帝派来为我指路的天使！主啊……”

马利基不理他了，他俯下身子，那潮湿的泥土已经干枯了。里查德还没走，“马利基兄弟，你在这里干吗？为什么不同我一起回村子？”

马利基跪了下来，赶紧挖土。那声音还在罗嗦“是不是找水？咳，回到村子里就有水了……”

见到水了！混混的，马利基躺了下来，用两个手指撩起那湿润润的土，赶紧含进嘴里。一阵甘甜清新的感觉立刻涌上来。“咳！马利基兄弟，那么脏的水都要喝！瞧你嘴上都是泥！我这有水壶，还没喝完，反正马上就要回村里了，你赶快喝了吧！”

马利基感到里查德的手正在拍他的后背，但他没回头。他知道没多久这些泥土就要干枯。他在坑里抹了几下，放在嘴里含了几口，水就没了。他干脆把整个头都蒙在泥上。一种莫名的快感滋润了他的全身。他躺了下来，把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尽可能地贴着大地。在他的边上还躺着他的标枪和他的猎物。一些苍蝇在盘旋，有的停在他的背上，发现他没反应；有的飞到他的手背上，也没反应；有的就飞到他那猎物上。

二， 梦中唤起

起先，马利基是用舌头添泥土，后来不添了，张着嘴巴吸着潮气。眼前一片黑暗。黑暗真美啊！这黑暗让他忘记了背后酷热的阳光。几天前，也是在黑暗里，在睡梦里，他被他的养母叫了起来。养母把他领到马杜克长老面前，一声不吭地消失了。马杜克长老也没说话，引着他在黑暗中走去。他没问为什么，他知道问了也是白问，何况在他的头脑里还在盘旋刚才做梦的情景。他梦见他向丽莎求爱。丽莎用含羞的眼光看着他，说是要征求马杜克长的同意才能让他碰。后来丽莎跑了，跑到荒漠里，他使劲地追。没多久他迷路了，走到了他妈妈去世的地方。他现在知道如何从那里回到村里，但他走着走着走到他过去闪电族的地方，在那里见到了丽莎。

夜里很冷，他交叉着双手搭在自己的双肩，也难以抵挡瑟瑟凉风。他感到自己的牙齿在打颤。好像布鲁米也在边上，还有寇拉达。他们就这么无声地走着。他的脚下不时被小石子或小灌木拌着，有几次他快要摔倒了，都被布鲁米及时扶住。布鲁米的手和臂膀是温暖的，马利基很想让布鲁米多碰碰自己，以驱除寒冷。但他没有主动去碰布鲁米，而是关注自己的脚下，听着自己的脚步，跟着前面的身影。

布鲁米和寇拉达都是他的好兄弟，尤其是布鲁米，他一直把布鲁米当成哥哥。其实在村子里没有人说“兄弟”这个词汇，说了也是英语中的泛称的兄弟，那是从里查德的口里学来的。他心里的称呼的是他在原来闪电的部落里中国人使用的称呼。那个部落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据说这些中国人都是千里迢迢地来淘金者的，有那么一次白人火烧中国村，一些仓皇逃命的淘金者来到这儿已经精疲力尽、饥饿难当了，他们受到了这个部落的接纳，最终成为这个部落一部分。马利基的父亲就是中国人，但他对自己的父亲已经没有印象了。现在他又生活在风的部落里，他也不知道和他一起玩的孩子谁大谁小。有一次里查德在一群孩子堆里问每个人的年龄，没人能讲出自己的岁数。孩子们都感到这个问题很有趣，都笑了起来。他本来能够报出自己的年龄，但他忘记了。如果妈妈还在世的话，他应该去问妈妈。

马杜克长老第一次说话是“停下”。他朦胧看到了马杜克长老和边上的两个兄弟，以及周围的灌木丛。马杜克长老坐了下来，叫他们点篝火。于是三个男孩立刻跑到四周去找干柴。布鲁米找了个枯树干，用小尖石头在枯树

干上挖了个坑，又用一根又硬又直的树枝，一头插进枯树干的坑上，双手合在那树枝上使劲地搓。寇拉达找到了一堆干枯的草放在大石头上，手握一块石头砸这堆干草，干草被砸成了细丝。他把一部分细丝递给了马利基，马利基急忙把细丝凑到那树枝和枯树干的坑接触面上。没多久他们闻到了焦木的味，再后来那接触面和细丝冒烟了，出现了红光。马利基对着红光吹了几下，细丝起火了。马利基就把起火的细丝移到准备好的干柴堆下，寇拉达已经准备了更多的细丝，那细丝很容易着火、蔓延，他们又堆上一些干草和小树枝，篝火旺了起来。

坐在一边的马杜克长老很满意，招呼他们围着篝火坐下了。孩子们都没说话，望着马杜克长老那被白花花胡子包围的嘴巴，那白胡子已经被篝火的光芒染得通红。他们都感到了篝火的暖意。

“孩子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吗？”马杜克长老巡视着面前每个孩子的脸。当他盯着马利基时，马利基茫然地摇了摇头。寇拉达也摇了摇头。还是布鲁米回答了：“这是个成年礼。”

“对，你们的成年礼。从现在开始，你们将在祖灵的注视下，帮助你们成为成年人。”

几天以后，当马利基不期然地碰到布鲁米，问起这个被莫名其妙的梦中唤醒是怎么回事。布鲁米解释到，他也是在梦中被叫起的。以前他也有过一次在梦中被叫起的经历，然后是一些孩子在这地方共同合作、经受考验，那次考验后的割体礼是去除包皮，然后纹身，然后参加篝火舞。以后他热切期望着还有这么一天再次到来，因为这次标志着自己的成年，但不知道会发生在哪天。

现在马杜克长老的眼睛茫然地望着正前方，眼睛里闪烁着篝火的光芒，仿佛是在跟孩子的身后的黑夜说话：“我们风的族群里有许多戒律。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各种考验。在这次的成年礼中，你们将经历祖先所经历过的磨难，经历生死考验。这种痛苦磨难会让你们终生记住这个成年礼。经过这种考验的男人，才配成为我们风族的成员。

“这个地方是我族祖先定下的灵地。平时不准任何人进入，所以你们将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你们也不许相互帮助，独自在这里生活。你们要谨防毒蛇的侵害。被毒蛇咬了，很少有机会有人救护。当然蛇无论有没有毒都是很好的食物，你们要学会捕蛇。这次的篝火是你们三个人一起完成的，从明天

起你们每晚都要独自点篝火、过夜。点篝火不仅是驱寒、驱除魔鬼，也是向周围的人告诉你们各自的位置。我会凭着篝火来找你们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灵是条蟒蛇，在这个大地上穿行，身后留下了山川河流，为我们后人创造出繁衍生息的土地。那些动植物，像蜥蜴、蛇、袋鼠、果实等，都是祖灵为我们留下的。以后这些天都要靠你们自己猎取动物和采集野果子，来维持你们的日常生活。你们要明白，现在的季节要猎到、采集到食物很不容易，这需要你们自己的努力。但是，如果你们很幸运，有机会碰到更多食物的话，祖灵告诉我们，不许过多地捕杀动物，不要过多的采集野果子，能够满足自己生存的食物，或再加一个人的份量就够了，那多一人的食物是留给我吃的。每天晚上在我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们都要告诉我这天在哪找到了水，打到些什么，吃了些什么，都干了些什么。”

马杜克长老转过脸来盯着马利基，“马利基，你的标枪技术很熟练，在你的闪电族里一定经常使用？”

马利基回答道：“我们过去经常用标枪抓鱼，但那标枪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有些不同。”

“噢”马杜克长老点了点头，“你们那有很多河流湖泊。在我们这干燥的土地里，你会找水吗？”

“我会，是布鲁米教我的。”

“很好，布鲁米是我族最优秀的男孩。他教你的一定不会错。我最不放心的是寇拉达，寇拉达是从儿童训练营里跑出来的，没有多少时间学习、使用打猎的武器。好吧，孩子们，我现在第一个要教你们的，是使用标枪。希望你们在以后几天的生活中能够挺住。”

马杜克长老站了起来，矗立在深蓝色天空的背景中。天边出现了一条血红的光线。有一堆武器在他的脚边，他们的上部边缘都发出红色的反光。刚才在点篝火的时候，马利基不经意地看到过那堆东西，现在都能看清了，有标枪，有回旋标，有较粗的棍子。马杜克长老弯腰拿起四根标枪，一一分给每个孩子，自己留有一根。“你们在这个野地里只有这些祖上留给我们的武器。带着它们，你们就能生存、完成这个礼仪。”他带着孩子走了几步，让孩子排成一线，开始讲解使用标枪的诀窍。其中有些技巧马利基真是闻所未闻，他突然感到，刚才马杜克长老夸奖他显然是为了鼓励，而他当时有些飘飘然。

天边的太阳慢慢出现了，马杜克长老正在大幅度地运动，这与平时给马利基的庄重、迟缓、老态、甚至有些懒惰的印象形成强烈的对比。马杜克长老的身上染上了耀眼的金光，并且变化多端、眼花缭乱。

三，上帝感召与国策

太阳落在地平线一半的时候，马利基点上了篝火。他从标枪上取下今天猎取到的蜥蜴，整个抛到了火堆里去。然后从一块石头下找出了珍藏的，几天前就选择、打磨好的石块刀，坐在地上，开始用石块刀修理一些带叉的树枝。过了一阵，他用木棍翻了一下在火中蜥蜴的身。通常在闻出香味的时候，马杜克长老出现了。

马利基打过招呼后，把石刀放在地上，用手迅速地把那表皮有点烧焦的蜥蜴从火堆里拖了出来。他吹了吹烫疼的右手，用左手提起蜥蜴，右手捡起那石刀，对准蜥蜴的肚皮就是一刀，然后往下一划，肚肠内脏一下子倒了出来。马利基然后用石刀熟练地割下了肝脏，用一根准备好的带叉的树枝串住，放在篝火上烘烤了一下，递给了马杜克长老。马杜克长老一边吃着，一边看着马利基的忙活。马利基割下其余各个内脏，用树枝一一串住，放在火堆上烘烤，一边烤一边自己吃，然后又递给马杜克长老一个心脏。等把能吃的内脏吃完后，马利基又把去除内脏的蜥蜴放进火堆继续烧烤。过了一阵，马利基把那腹腔看上去都熟了的蜥蜴拖了出来，他们两人开始一起分割蜥蜴肉，边割边放进自己的嘴里。在整个忙碌过程中，马利基的嘴都没闲着，他在汇报自己一天的求生的情况。马杜克长老通常不答话，漫不经心，忙于咀嚼。正当他们吃完整个蜥蜴后，当他听到马利基讲到遇到里查德的时候，他的脸色变了。尽管马利基马上解释，里查德是因为迷路才误入此地，还是难平马杜克长老的怒气。

“这个狗杂种！”

“狗杂种”这个词汇是里查德的口中学来的。村里的语言中有许多里查德的英语词汇。包括“杂种”这个词汇，他们都不知道确切的含义，反正就是为了加强语气的诅咒，与他们本族语言夹杂地使用，没人感到奇怪。

村里来过住过几次白人，后来村里人知道大都是牧师。早期他们都是不受欢迎的人，长老、村里人都会赶他们走，为此他们甚至还搬过几次村庄。但是那些牧师都像苍蝇似的老粘着他们，尤其是孩子。时间长了，这种对立

情绪逐步减弱，还是让里查德硬生生地住在村子的边上。起先里查德也像他们一样睡在露天，后来搭起了帐篷，后来领来了一帮子人在这盖了间石头房子。在盖房子的过程中，那些白人都很自律，都住在村外的自建帐篷里。如有事必须要到村里，他们都是征得村里人的同意。他们多次邀请村里人来参观他们的建房过程，整个建房都是全村人好奇评论的焦点。里查德还得意洋洋地向他们展示令人目不暇接的金属器具。以后这个房子成为这个村子的一大景观。在老远的地方如果要想找这个村子，首先会看到这个房子，上面还有一个十字架。这个房子是孩子们最入迷的场所。里查德经常给他们吃糖、饼干等东西，自然而然地给他们讲述有关上帝的故事。但是实际上由于在故事中有太多难记的英语名词，这些孩子们听过算数，没有人能够原原本本地复述这些故事。

那些长老们总是用警惕的眼光看待白人。他们经过讨论，最后由马杜克长老出面，来到了里查德的屋子前，叫出了里查德。马杜克长老向他宣布了这个族群的对外禁忌，告诉他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永远不能去。在里查德看来这是土著人接纳他的信号。他愉快地发誓，听从马杜克长老的禁忌。现在这个狗杂种居然违反了禁忌，出现在祖先的灵地里！

“我要上告地方政府，上告法庭！”马杜克长老愤怒地站起来，在篝火边上踱来踱去。

这个地方政府是在离他们村子很远的镇子里。村里的长老很少与他们打交道。只是最近从地方政府开车来过一些官员，告诉他们政府要事。那些官员们说的是英语，由里查德翻译。其实里查德只能说些这个族群的日常用语；官员们发现村子里人也有英语词汇，于是越说越复杂。长老们没听进多少。长老们忽略了那个大官说话中频繁出现“孩子”的词汇。他们总认为白人，包括里查德，总是对孩子感兴趣，这个他们习惯了。

村里人包括马杜克长老都不知道，当地政府早就盯着这个村里的孩子，想把他们送到儿童训练营里。只是交通不便以及里查德，这个唯一懂得这个部落语言的白人不同意。里查德认为要把土著人带到文明社会，让他们接受先进文化是件长期的事业，需要上帝的感召，而不是强制的灌输。他认为他本人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了，并且卓有成效。地方政府官员说，把土著孩子送到儿童训练营里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国策。这些行将灭亡的野蛮种族，没有政府的强制性的挽救是没有出路的。争论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于

是地方官员只能自己来到这个村庄游说，希望土著人明白政府的用意，也算是先打个招呼。里查德是被迫来充当翻译的，有的关键词他也懒得翻译，敷衍了事，他知道那些长老根本体会不到要领。而其他的一些细节他会仔细翻译，例如“如果有其他民族的人欺负、歧视他们，他们可以上告法庭。”长老们不懂法庭是什么，大概就是白人的戒律或禁忌。到地方法庭去上告这个违背自己誓言的白人应该是个正当行为；如果不行，就驱逐这个讨厌的里查德；再不行，就再次搬迁到白人不知道的地方，当然这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也会有很大损失。搬迁到哪呢？白人不知道但又有水源的地方现在还真很难找到了。

马杜克长老的愤怒，反而让马利基静下心来。他很累很累。身体的缺水、烈日的暴晒、各种大运动量都让他四肢酸痛。即使在晚上他一人睡觉的时候，也要高度警觉，他知道周围还有毒蛇，有恶魔，没有睡过安稳觉。在长老面前，他总是打起精神，聆听、观看每个终身受益的细节。但是现在马杜克长老正在边上为与他无关的事烦恼，他觉得从未有的踏实、放松，昏昏欲睡。他又梦见丽莎了。

丽莎的面目刚刚清楚，马利基被马杜克长老推醒了。马杜克长老告诉马利基，他们三个孩子将近通过考验，要在明天太阳正当头的时候，回到当初三个孩子与马杜克长老分手的地方，他们将实行割体礼。

马利基想像这个割体礼也应该是极端痛苦的，而且以后还会有一连串的仪式跟下去。他感到难以支持下去了。成年礼，“成年”这个词汇平时村里人不怎么说，很难对应于过去他所在部落语言的哪个词汇。

“马杜克长老，什么是成年啊？”马利基终于有机会问了这几天压抑在他心中的这个问题。

“成年就不是孩子了。这些天里，你在我族祖先定下的灵地里的所作所为，祖灵和各个祖先精灵们都满意地看着你。你以前是其他部落的成员，经过这个成年礼，你就是我族成员。以后你都将参加我们成年人的礼仪祭祀活动，将有机会与祖先精灵们对话，与祖先精灵们连为一体。成年礼后你可以找一个你喜欢的姑娘与她生活在一起，为本族的繁衍，生儿育女，光大我族。”

“我能和丽莎在一起吗？”

“当然可以。在成年礼结束后，你要好好休息一阵，你养母会天天给你好吃的。等你恢复体力后你可以去找丽莎谈谈。谈成后，你们俩一起来找我，我会为你们祝福。我想这没问题。”

丽莎正向他微笑。

四，丽莎和丁狗

丽莎躺在村外的野地里，是马利基首先看到的。他把丽莎背到村边的积水滩里，给这个将死的姑娘嘴里灌进了水，这情景就像一年前马利基在荒野里所遭遇到的一样。在她睁开眼时第一个看到的是马利基，给了他一个微笑。

丽莎是从儿童训练营里跑出来的，这和寇拉达一样，只是来自不同儿童训练营。他们的故事各有不同，但听起来都差不多。不知怎地离开了母亲，被白人弄到一个白人住的房子里，与许多其他部落弄来的孩子住在一起，由白人看管着。一切很像被圈起来的小动物，这是风的部落人听来最为反感的。小动物没有自由，还不如把它们杀了或放了，圈起来算什么回事？这些孩子不允许说过去的本族语言，必须说英语。他们不允许用自己的方式吃饭，必须用刀叉吃饭。白人还给他们每个人起了白人的名字。丽莎这个名字就是白人起的，她已经忘记本来叫什么。寇拉达倒是他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在那里的时间不长。他与一些男孩计划逃出来的故事在我们听来像是越狱。结果都跑散了，有的被抓起来了，他是一人跑着跑着转辗来到了风的部落。丽莎的逃离则有些不同。她很听话，在儿童训练营里算是“元老”，还是个组长。她经常跟着白人去镇里办事、帮助买菜。

在一次回儿童训练营的路上，开车的白人司机，名叫皮特，在半路上停车了。那是在一片稀疏的桉树林里，皮特看四周无人，叫丽莎下车休息。阳光照在暖洋洋的草地上，是有那么点浪漫气氛。丽莎坐在草地上呆呆地望着正前方，皮特坐在丽莎旁边说着些丽莎没听进的话，说着说着就把手伸在丽莎的胸脯上。丽莎没反应，还是忘我地望着前方。皮特很意外，因为前不久他也曾经对丽莎非礼过，遭到丽莎反应强烈地拒绝。这次皮特决定选择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来硬的。丽莎的眼睛深邃茫然，眨都不眨，这下他胆大了，把手伸到她的下身。丽莎的眼睛还是睁睁地盯着前方，这让皮特突然意识到什么，他顺着丽莎的眼光望去，这时他才张大了嘴巴张大了眼。

十多步外的草丛里有两条野狗正兴致勃勃地望着他们。其中一条前腿立着后腿蹲着，摆着猫狗都常有的悠然造型，面对着他们，像是个头领；另一条则威风凛凛地横向立着，随时等待进攻的命令。皮特“哇！”地惨叫一声，跌跌撞撞地跑了。

野狗目送皮特跑远后，把目光转向丽莎。丽莎没跑，她慢慢地站了起来，她对眼前这些动物有恍如隔世的亲近感。看守儿童训练营的白人身边有这种狗的同类，丽莎没印象曾与那些家狗有什么亲密的来往。家狗与眼前的野狗在禀性上有天壤之别。这种狗在英语上叫“丁狗”，算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陆上肉食动物。它们除了鼻尖是黑色的，其余都是棕黄的和白色两色，恰当地分布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宽阔的前额，尖锐、发达的嘴，较大的耳朵永远直立着，让我们联想到攻击型的军犬。说实在的，外来民族包括白人都畏惧这种动物，它们毕竟是野生的；但几乎所有土著人没有把它们当成什么危险的动物，它们本来就是几千年前被人从外地带来后放生的家狗。眼前的动物唤起了丽莎长久的记忆，她想起曾经与这种丁狗睡在一起，一起玩耍，想起了过去的部落中的人和事，丽莎慢慢地向丁狗走去。

事后她告诉村里人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像是命运的指引。在丽莎走近它们的时候，这两条丁狗决定撤离驻地，按照丽莎的理解是在给她带路。她不紧不慢地跟着那两条丁狗。那丁狗走着走着还回头看看她，东闻闻西望望，其中一条还叉开后腿撒泡尿，然后又看看她。双方不断用眼神交换着信息。所有的神突然被一阵车子的轰鸣声所吸引，所有的神都立刻明白了那是逃跑的司机开车走了。神都没在乎。

离开那片桉树林，跟着是个开阔地。两条丁狗加快了步伐，与丽法拉长了距离。它们大步跑到一个水塘时停下了，在水边草丛闻闻，先后在平静的水面上舔舔水，然后抖抖毛，显然是在拖延时间等她走近。当丽莎走到那两条丁狗跟前时，它们像是故意害怕她似地呼地跑远了。丽莎也到了水边，刚才丁狗喝水的地方，试着模仿它们喝水的样子。水中出现了自己的倒影。这是一位典型的土著姑娘的脸，有着蓝天白云作背景。微风习习，带来一丝凉爽的泥土、水草的水腥气。丽莎感到从来没有享受到的舒畅。在大自然里生活真好！

她兴奋地脱掉自己的T恤衫和鞋子随便地扔掉了，让自己的上身赤裸地任由阳光拂抹。皮肤顿时感到温暖痒痒的，舒服极了；微风吹在身上，又凉

爽舒适。她看到所有刚来儿童训练营的土著人，无论男女，都喜欢赤裸上身。白人经常嘲笑他们，给了他们衣服。他们都认为这是白人没事找事，就像必须学习英语一样，是一种累赘。儿童训练营里有一个打杂的老年土著妇女，叫琳达，她曾经同丽莎等一些土著姐妹们讨论过白人的穿衣习惯，琳达不以为然地说，那是白人女人的作秀，心不由衷。说你那奶子不能让男人看到，却把衣服的前胸开得很大，故意去勾引男人看到半边奶子。白人男人如果视而不见这对奶子，白人女人还不高兴。男人如果真的想要仔细观看，可能被吃耳光，又可能会博得女人欢心。一切要看双方所掌握的度，像是场复杂的游戏。令琳达最为反感的是有些白人男人在这种游戏中是失败者，会把目光转到他们看不起的土著女人，大概是想挽回失败的自尊心。其实那些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多看几眼赤裸身体也没啥大不了的。在早期土著女人甚至连裤子也不穿也没什么。白人就是喜欢吃饱了撑的搞那么多规矩。现在再也没有白人一边讨厌地指责了。丽莎仰天微笑，我就是黑人，不是白人！

丽莎就这么心旷神怡地呆了一阵，这才想起了那两条引路丁狗。于是她又保持原速，向着丁狗跑去的方向走去。这完全像是鬼使神差，独自在荒野里走着，头顶着蓝天，呼吸着来自泥土野草的空气，丽莎有种久违的回家的感觉。过去在白人的监视、管教的日子简直不堪回首。

直到走到一片树林的时候，丽莎才感到口干了，肚子饿了，而在这时她惊奇地发现周围有许多野果子。她采了些野果吃了，感到从未有过的清凉、甘甜的快感，远远超过了白人那些饭菜。在她觉得吃饱的时候，远远望见那两只丁狗，还保持着固有的姿态望着她。多么默契啊！

天将近黑了，这是在另外一片桉树林里，她有些累了，决定休息。她点了篝火（经常外出的她总没忘记带火柴，所以方便得多）。那两条丁狗则在很远的地方望着她。这晚她睡得很香很甜。第二天，她向着昨天丁狗逗留的地方望去，不见了，以后再也没见到它们。丽莎坚信它们就在前方，还是执意向前那个方向，最后走进荒漠，走到风的部落，碰到了马利基。

丽莎告诉马利基，她是由丁狗带来的，一定与丁狗有缘分。她听村里人许多人都夸赞马利基像这种野狗，连他的狩猎动作都像野狗那样的敏捷，都叫他马利基。英国人当初在今天的悉尼登陆时，在他们的营地周围听到当地土著人叫这种野狗的发音为“丁狗”，于是拼写成 Dingo，以后在英语中就成为这种野狗的习惯叫法。其实这种野狗在不同部落的语言里有不同的叫

法。在风的部落里则管这种野狗叫马利基，白人学者拼写成 maliki。在村里先是有人开玩笑地叫他马利基，叫着叫着就成为正式的名字。丽莎坚定地相信，马利基必定是丁狗的化身，或者丁狗是马利基的化身。

马利基告诉丽莎，他以前闪电的部落和现在风的部落都有对这种野狗的崇拜图腾。这两个部落的人们不到饿死的地步，都是不允许猎杀野狗的。在闪电的部落里传说野狗是远祖的好朋友、好帮手，野狗正在暗中帮助这个族群的繁荣、发展。所以有谁被称赞为野狗的话会感到无上的光荣。

马杜克长老说，只有在这个季节，丽莎才有机会靠吃野果子只身来到风的部落。其他的季节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来到这是必死无疑。也就是这个环境不利的原因，以及马利基的暗中保护，他们这个部落还能保持现在的生活；没有白人来弄走他们部落的孩子，反而有许多从其他地方逃难过来的人。他知道他们周围的一些部落已经被白人弄得不成样子。风的部落应该友善，应该接纳外族人成为风的部落的一员。

五，难猎的野牛

马利基由衷地感激风的部落对他的接纳。他时时刻刻地想着如何报答这个友善温馨的族群，在他知道自己马上是成年人的时候，这种愿望更为强烈。现在他兴奋地看到远处有头野牛，正在疲惫不堪地游荡。在马利基的记忆中只有一次，他跟着大人们，看到他们共同猎到一头野牛，弄到村里后引起全村人的轰动，那种大块肉，那种鲜美的肉味，他们从没吃过。那顿晚宴一直是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很多事马利基是不知道的，还是让我来说明吧。这个大陆本来没有这种动物，野牛是白人从其他地方带来的家牛，不慎逃走的。从家牛到野牛没有几代，其实还保持着家牛的习性，只不过生活在内地的人们从未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还不知如何对付。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杀死野牛、肢解野牛，然后弄到村里，来个全村大晚餐。如能猎到这头野牛，他马利基一定是这个族群的英雄，也是他成年礼的最大礼物。

但是马杜克长老说过，不要过多地猎杀超过他个人或两人份量的猎物，他这么捕杀是不是违背了祖训？好在现在是在荒野里独自生活的最后一天，正午就实施割体礼、纹身，晚上就要举行篝火舞，这头野牛正好是篝火舞后全村人的晚宴，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现在已经将近正午，马利基还不知道如何对付那野牛，如此一番折腾，可能会耽误了割体礼。马利基必须要迅速杀掉野牛，哎呀，如何去捕杀呢？在哪个部位是它的要害？杀了后如何运到村里？

马利基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这确实是个诱人的猎物，在马利基蹑手蹑脚地靠近了它时，它还茫然不知，还是按原速移动。按照马利基的理解，不能刺那野牛的头和背，那里的皮肤或骨头一定很硬，能够下手的地方是肚子，或者心脏。那个心脏的部位应该是在肚子的前半部位，于是马利基用他的标枪对准了肚子的前半部位，使劲扎去。

中了标枪的野牛惊慌失措地狂跑了，身后扬起了大片红色尘土烟雾。本来马利基还准备那个动物在中枪后可能回头报复而要拼命地搏斗，这一逃跑反而让他愣住了。不好！标枪被野牛带跑了！他必须获得标枪，最好再去刺它一枪。于是他立刻追了过去。没料到，当他接近野牛时，那个野牛突然转过身，用他的牛角直逼马利基。这牛角一定是野牛的武器，被它击中必死无疑。这次轮到马利基逃跑了，背后传来雷鸣般的牛蹄声，有着强大的威慑力。马利基知道那种直线逃跑是不行的，他来个突然急转弯，一下绕到野牛的背后。面对着野牛庞大的身躯以及遮天盖地的尘土，马利基没有忘记他的标枪。他想抓住那标枪，但那野牛再次转过那庞大的身躯，那粗壮的牛角，那充满怒气、涨着圆滚滚的眼球正向他逼来。马利基这下真的害怕了，他转身一阵狂跑，回过头来，发现那头野牛站在原地怒视着他。

看来野牛是猎不到了，标枪是拿不到了。那标枪还挂在野牛的肚子上。他仰头看看太阳，他不能在这耽搁，必须回到那约定集合的地方。马利基很是失望，往回走时还不断地回头望着那野牛，同时也担心那野牛会不会突然来个偷袭报复，还有可能有它的同伴正埋伏在哪。他向四处望望，看到了两只躲在小灌木后的马利基。还有，在另一处还有一只。它们也都在惦记着野牛！

野狗马利基与土著人马利基的境况一样，都想猎到这个可口的而又不知如何对付的怪物。不像西伯利亚的饿狼或非洲的野狗，它们都有大规模集体协同作战的能力，而澳大利亚的野狗平时只是单只或一对或一个小家庭的孤军作战。它们显然是分别从各地赶来，跟踪野牛多时了，它们都目睹这个勇敢的人去跟野牛玩命，一定都纳闷他为什么就这么轻易放弃了。这个土著人显然是在帮助它们，受了标枪的野牛能够让它们更容易下手。那野牛正逐渐

远去，由近至远拖着一串血迹。野狗马利基都一动不动地望着土著人马利基，目送土著人马利基的离开现场。

还是让野狗马利基去对付野牛吧。野牛的血腥气味一定会招来更多的马利基，它们终将会战胜野牛。马利基这么想着，加快了脚步。马杜克长老一定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呢。

六，割体礼

马杜克长老和其他长老都没有怪罪马利基失去了标枪。在他来到约定的地方，马杜克长老和其他长老还有布鲁米，都已经在那焦急地等待他。马利基看到寇拉达不在，庆幸自己不是最后一个。他走到布鲁米的边上，接过一个长老递给的水瓢袋，咕噜咕噜地喝个精光。这是他在成年礼中第一次喝到大量甘甜的水，顿时来了精神。他抹了一下嘴，正想说什么，这个长老用手势阻止了他的说话，索回了空水瓢袋，并示意他坐在一棵树前。

马杜克长老像根大树，站在通红的大地上，他背对着人们面对着遥远的高地，双臂向左右两侧高擎，手掌托着蓝天，振振有词地唱起赞美诗。那个高地据前天马杜克长老跟马利基的介绍，是前几辈某个德高望重长老的精灵生息的地方。所谓“赞美诗”是按我的理解而起名，反正内容我也听不懂，很可能马利基也听不懂。

马杜克长老的背后五步的地方有个刚刚自然熄灭还冒着烟的篝火；再往后五步左右，马利基和布鲁米分别端坐在树荫下，望着马杜克长老他那漆黑的造型，只有头顶、肩上、手掌的上部镶有耀眼的金边。颤动的热浪像是要把马杜克长老飘向空中。两个孩子的身后，分别都站着一位长老。

马杜克长老不知什么时候跨过篝火走到马利基的面前。漆黑的马杜克长老依然唱着什么。唱词逐步演变成说话，这些都让马利基明确听懂了，大体是在祖灵的指示下，给马利基重新起了个大名，叫杜卡卡。这个名字体现了他在这个族群的辈份。平时人们依然可以叫他马利基，但在以后所有正式的礼仪场合，或在祖灵面前他就叫杜卡卡。接着马上开始要进行割体礼。这次的割体是要他体验、分担祖先所经历的痛苦。应该是在胸前划三刀口子，留下永恒的伤疤，要他终生难忘。

马利基站了起来，与马杜克长老面对面。马杜克长老退后了几步，从地上捡起了一把匕首。这匕首是马杜克长老在年轻时他的长老从白人那买来

的，起先只是为了切肉，后来用于狩猎，再后来成为专门割体的礼器。据说在此之前，所有的割体礼都是用珍贵的牡蛎壳作为工具，现在再也见不到那牡蛎壳了。匕首横在马利基的眼前，尖利无比，上面还带有没擦干净的血迹。马杜克长老问道“怕不怕？”

“不怕！”

“很好，是我们风族的男人。”

马利基不自然地闭上了眼睛。闭上眼睛后依然能够看到阳光透过树枝树叶的隙缝形成的无数个金色碎片，以及马杜克长老的身影。马利基感到一阵轻松，是一种长期极度疲劳终于能够得以休息的轻松。匕首开始刺进他胸前的肉体，这种疼痛比起前一阵的磨难并没有多少难受。他还是咬紧了牙关。他感到匕首划处有液体往下流动。他睁开眼，看到马杜克长老走到已经熄灭的篝火边，抓起一把烟灰走到马利基面前，擦了擦伤口处，胸前又来了一次疼痛。他没有吭一声。

他身后的长老按住他的双肩，本来是怕他在接受割体时因怕疼而扭动，结果看到他并没有害怕。现在长老的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逐渐放松，成为一种赞许、安慰、鼓励，或者是可有可无流于形式的动作。

匕首又在马利基的眼前晃动，马利基再次闭上了眼睛，他看到眼前无数个金色碎片晃动着，都是祖先的精灵向他微笑。他为自己没有呻吟、没有叫疼而自豪。他已经同风的祖先精灵融为一体。他又想到了丽莎，她那黑黑带着卷曲的黑头发，永远微笑的脸庞，两只深情水汪汪大眼睛，长长的睫毛，正在凝视着他。她那大而扁平的鼻子正喘着激动的气息，传来熟悉而又动人的味道。她那厚厚的嘴唇正翻动着，时时露出白而略黄的牙齿，正向他说着什么。他感到胸前有样柔软的东西压在疼痛处。他睁开眼睛，那是马杜克长老正在用一块白布为他包扎身体。割体礼完成了。

马杜克长老然后为布鲁米进行割体礼，马利基身后的长老不知到哪去了，没人在管马利基。马利基向后退了一步坐到大树杆下，靠着大树立刻睡着了。他朦胧地告诫自己，不该在这庄严的时刻睡觉，他潜意识一直在挣扎，应该马上醒来！他觉得他挣扎了很长时间，终于顽强地睁开了眼，他看到了布鲁米的胸前也绷着白布。一个长老正在摆弄一些器具。马杜克长老在磨一块白石头。他将用这些石头粉加上水和树胶，成为颜料。马利基知道，他们将为自己纹身。

这些颜料将被精心涂在他的脸上和身上。这里的条纹、色彩都有讲究。马利基不全知道其中各个细节的含义，都是祖辈传下的程式、规矩，长老们一定知道很多，但很少告诉村里人。村里人都知道，被纹身的人物将成为今晚篝火舞里的中心人物。举办篝火舞是村里的大事。现在应该有更多的人正在村里准备篝火舞的场面布置。

长老们都在忙乎他们的事，暂时没管坐在一边的两个中心人物。布鲁米扭头看看马利基，两个人对视笑了笑。马利基觉得现在可以自由说话了。

“寇拉达呢？”很早他就感到有些不正常，现在头脑清醒了，想到了是因为寇拉达不在场。他本该也在这里接受割体礼。

还是摆弄器具的长老回答了“寇拉达在上午被毒蛇咬了。幸亏让马杜克长老发现，及时得以救治，现在已经躺在村里了。”

“严重吗？”马利基着急地问。

马杜克长老回答说：“他好多了，已经无大碍，但要躺上好些日子，不能行动。今晚的篝火舞他将是我们村唯一不能来参加的人，真可惜。”

马利基感到了自己胸前一阵阵地疼痛，眼前模糊了。他感到布鲁米正挪到大树根下，垂下头来，他觉得自己的头也在下垂。

马利基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不祥的感觉，胸口一阵发闷，他正努力思索这种不祥感觉来自哪里，只感到两位长老同时站了起来，紧张地望着马利基的后方，后方有人在呼喊。马利基分辨不出呼喊些什么，他知道那人一定是在作手语。他们部落的人们在远处的交流都是用手语。两位长老乱了分寸，他们也向远处作了手语，然后几乎同时向马利基和布鲁米作了半个“留在原地，我马上就回来”的手势，就立刻跑向那人。

马利基和布鲁米两个人对视了一下，都作出询问对方但没有得到结果的表情。现在他们唯一想到的都是赶快闭上眼睛，美美地睡一下觉。

其实马利基睡得根本不香。几天来的非凡经历都不断盘旋在他的脑海里。他看到了丽莎，正在焦急地做着由于过于紧张而搞不清楚含义的手语，已经达到手舞足蹈的地步。那头野牛正势不可挡地冲向他和丽莎，身上还带着标枪；那骇人的牛角、那怒目而视的发红的眼珠正逼近他们，他和丽莎都无能为力。烈日下，里查德正拿着罗盘，在这祖灵禁地里鬼鬼祟祟地干着诋毁祖灵的勾当；还有一些白人，都是五大三粗的，手上拿着会发出声响的东西。他很想阻止里查德他们的行为，但觉得口干舌燥，力不从心。他们中间

有个人拿着那东西朝他一指，于是发出了声响。那声音非常遥远，好像不是很早听到的那种，倒有点像，像是汽车的声音。

七，儿童训练营来的白人

由远而近汽车的马达声惊醒了马利基和布鲁米，两人同时挺直了腰，又同时按住自己的胸部。在他们前面较高处冒出浓浓的红尘。红尘下，仿佛从地底下冒出了白人的大汽车。

当他们能清晰看到驾驶位上坐着白人的时候，车子停了，下来三个人，向马利基他们走来。其中一个他们认识，是里查德；还有两个他们不认识，一个胖一个瘦，向着马利基他们打着招呼，面带微笑。

“你们不允许到这个地方！”“赶快走开！”布鲁米和马利基愤怒地都用英语向那些白人嚷道。

白人没有止步，还是面带微笑。里查德笑得有些尴尬，落在最后。那个瘦高个回头问里查德：“他们会英语？”里查德点了点头。瘦高个于是冲着他们说：“哈罗，孩子们，你们好吗？来来来，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戴维。这位”他指着胖子“是威廉。孩子们，你们叫什么名字？”

马利基根本没听进他们的名字。那瘦子和胖子戴着一样的帽子，帽子上都有一样蓝色的、画得很精致的图案，穿一样的短袖衣服、平整的短裤，腰上都挂着那会发出声响的东西。这情景让马利基想起了当初，四、五个白人骑着大马，从天边由远而近来到他们闪电部落的村庄。瘦高个接着说：“我们是政府派来的，要把你们带到文明社会。你们在那能够吃好的、穿好的，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再过这种野蛮、艰苦的日子。”

那个瘦子长得很高，洁白的腿上和手臂上都有毛，就像当初那些野蛮粗暴的白人，下马后肆无忌惮地在村庄里到处走动。瘦高个走到他们跟前，蛮有兴趣地围着孩子转了一圈，孩子胸前包扎的布吸引了他。他指着那些布，用英语问马利基，“包这些布是干什么？哟，还渗出血，是不是受伤了？”

马利基看清楚了瘦高个，鼻子很高很尖，脸上都是棱角，蓝色的眼珠，有一股奇怪的白人气味。就是这样差不多模样的人，像是个首领，来到马利基的妈妈面前厉声问道，谁是他们的长老。妈妈紧紧地搂住马利基，没有答话。瘦高个回头问里查德，“里查德，你知道吗？”

“我看他们一定是在进行割体礼。这些是他们的长老用刀子割的。这是他们的风俗礼仪。在进行这种礼仪时，他们是不准其他人打搅、看到的。请不要去碰这些孩子们。我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里查德站得远远地说。

瘦高个和胖子都惊讶了。瘦高个弯下腰，伸出他那细长嫩白的手，在离马利基胸前一个手掌的距离停住了，“这是他们犯了错误的惩罚还是……”

“不不”里查德解释道，“正相反，是对他们成长经历的奖赏。我们还是快些走吧。”

那瘦高个直摇头，同情地蹲了下来，与马利基面对面，“你叫……”

马利基没回答。“他叫马利基。”还是里查德帮助回答了。

“马利基？”瘦高个歪头想了想“马利基意思好像是……？”

“马利基在这个部落语言的意思是丁狗。请小心，不要碰他，队长先生。”里查德回答道。

“马利基，丁狗？挺有意思。马利基，想不想吃糖？”不知什么时候他手里已经变出了一把糖果。

对，就是这么的动作，那白人也是露出笑不像笑的表情，伸出一只手，上面有什么东西，弯腰对着坐在地上的长老说些什么，长老也回答些什么，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不知怎地白人从腰中皮袋子里掏出那东西，那东西发出了巨响，长老就倒地了。于是村里突然一片混乱。

“你们还是快走吧！”布鲁米不耐烦地说“里查德先生，马杜克长老不是告诉过你，这个地方你们白人都不能来？你也发过誓，你永远不会进来，你怎么违背了誓言了呢？！”里查德看着自己的脚尖，不自然地退开了几步。瘦高个转头警惕地看了看布鲁米，他站了起来，踱到布鲁米的跟前，与布鲁米对视了一阵，眼里逐渐闪出凶狠的目光，嘴里挤出一句：“看来这种野蛮的风俗不能继续让孩子受罪了！”他向身后的胖子做了个手势，胖子立刻走到马利基面前，他们俩几乎同时把坐在地上的孩子拉了起来，拉着孩子的手臂向着车子方向走去。

马利基的妈妈也是这样被一个白人拉着手臂，妈妈使劲向后挥动手臂，甩掉了白人的手，拉起马利基就跑。马利基感到身边的布鲁米也是用这个甩手臂动作，与此同时他马利基也做了同样的动作，撒腿就跑。

妈妈就是这么拉着他拼命地跑。背后传来白人的叫骂声和同村人的惨叫声。在惨叫声中马利基辨认出一个熟悉的身音。跑得飞快的马利基突然停

了，僵直了，转过身，眼里闪出奇怪的神情。胖子赶了上来，抓住了马利基的手臂。马利基再次甩手臂，这次没成功，他的手臂被胖子死死地抓住了。马利基不再倔强，但他加快了脚步，有些像是带着胖子前进，走向车子。他是那么的自信、从容，不屑于跟胖子计较。

车的后面站着司机。没人看到他在什么时候下车并走到后车门旁边看热闹。司机一直看着他们走近，在马利基伸出手想要开门的时候，司机及时打开了车门。

车厢里面的叫喊声立刻放大了，车里有几个村里的孩子，其中有叫着最响的丽莎。马利基的手接住了丽莎的手，想把丽莎拉下车。胖子一下子把马利基抱起来，推进车里，同时自己也跳进车里，不失时机地关上了车门，坐在孩子的对面。

也许是突然从太阳底下进来，马利基看到的车厢几乎是一片漆黑。尽管车厢左右两边都有带铁栏杆的窗子，马利基适应了好一阵子才看清里面的情形。车厢的两边各有一排座位。一边坐着三个被抓来的孩子，对面只坐着那胖子。还有一个男孩躺在靠里的墙边的地上呻吟着，那是寇拉达，腿上还有块包扎的白布，上面已经布满了血迹与泥土。大概是刚才剧烈挣扎过，寇拉达已经奄奄一息。马利基感到左脚背有些疼。那是刚才被胖子推上车时碰到了门框。他摸了摸脚背，手上沾上了血，他往自己的裤衩上擦了擦手上血迹，爬到丽莎的边上，紧紧地抱住了丽莎。丽莎则深情地望着马利基。马利基凑在丽莎的耳边用土著语说道：“马杜克长老说了，在我经受成年礼后，我就能同你生活在一起！”

丽莎着急地说：“你傻呀，他们是来抓我们的，你怎么自己来了？”

马利基说：“我…我听到你在叫我。”

他们的说话胖子都没听懂。胖子得意洋洋地望着这两个孩子，都是他的战利品。

那个瘦高个没抓到布鲁米，失望地走回车。他吆呼呆在一边的里查德过来上车。里查德没有动。瘦高个摇了一下头，走了过去拉着里查德的手臂，也像是刚才抓捕孩子的动作，把里查德拉到前面的副驾驶车位。车厢前有个带铁栏杆的方孔，在车箱里能够见到瘦高个把里查德推到司机边上的位子。

这时马利基用英语叫了起来“请把寇拉达放回去吧，他被毒蛇咬了，快要不行了！”

听到“毒蛇”这个字眼，白人们都瞪大了眼，仿佛车里就有毒蛇。那胖子最紧张，四处寻找着，“在哪，在哪？”

孩子们，包括马利基都指向了寇拉达。

“不行，我得去看看！”里查德嘟哝着推着瘦高个。瘦高个没办法，只得让里查德下车，并紧跟着里查德快步走到后门。

打开后车门的时刻，胖子警惕地监视着孩子们。孩子们果然又躁动、喊叫了，想要冲出去。胖子立刻站起来厉声呵斥他们。门外的瘦高个双手分开，随时准备抓住想要跳车的孩子。里查德跳上了车，跑到寇拉达的跟前，从头看到腿的包扎处。他背着其他人咕噜着，其中一句人们都听清楚的是：“看来要赶快去找医生！”

“不！”马利基叫了起来，“寇拉达应该回村里，他不能剧烈动，否则毒液会跑遍全身。在村里马杜克长老会感召神灵把他医好的！”

“去他妈的狗屁巫术！儿童训练营里有的是更高明的医生！”人们的身后传来瘦高个的声音，紧接着“砰”的一声巨响，车门被关上了。周围一下子暗了下来。

“造孽啊”里查德叫喊起来，他对着胖子说，“你们不能这样粗暴地对待孩子！你们叫我来作翻译，我这个牧师结果成为你们儿童训练营这帮子无赖的帮凶！我将报告镇长！主啊…”

瘦高个走回副驾驶室。坐稳后他朝后透过这个方孔观看了一下，冲着里查德嚷到：“你这个可怜的牧师，猫在他们部落里那么长时间，他妈的也没有让他们顺从上帝。如此落后的原始部落靠你的上帝就能够进入文明社会？”瘦高个随后向司机下达了指令。车子被发动了。

里查德无言以对，只能坐到胖子边上，单独祷告，向上帝忏悔了。

瘦高个还在前面喋喋不休地咕噜着“看着吧，只有把这些孩子带到文明社会，离开了他们的父母和那个狗屁长老，他们才能接受我们的教育。以后他们会感谢我们的。”

马利基和丽莎挪动了位置，坐在地上，寇拉达的边上，恢复了刚才拥抱的姿态。丽莎一动不动地望着马利基，马利基则先是望着寇拉达，过一阵又转过头来木然地望着胖子。马利基的眼神让胖子很不自在。那是没有表情的漠然，好像也不是在看胖子，是透过他的躯体去看他后脑勺后面的东西，没有怨恨，没有恐惧。胖子不敢接马利基的眼神，只能扫视着其他孩子们。

他很想跟这个奇怪男孩说几句，他嘴唇动了一下，终于挤出了话来：“你叫马利基，丁狗？”他眼睛还是不自然地移到别处“你是丁狗？”

马利基没有丝毫反应。倒是丽莎回答了，也没转头没转眼：“马利基是丁狗的化身。”

“马利基，丁狗？挺有意思。”他看了一下里查德，很想得到明了土著文化的里查德的帮助。里查德则闭着眼睛，嘴唇在颤动，却不发声。胖子感到对面都是些固定的雕塑，只是随着车子的晃动而晃动，当然胖子自己也在晃动。胖子觉得这两个孩子好像没眨过眼，他很想伸手去试探他们是否还会闭眼，但胖子还是忍住了。噢，有动静了，他看到马利基闭上了眼睛。丽莎也跟着闭上了眼睛，他们随着车厢的晃动，逐渐变换了姿势，最终演变成为与寇拉达一起相互依偎，三人半躺着睡觉的姿势。

八，丁狗的阵势

马利基太疲劳了，在丽莎的身边，让他有着从未有过的踏实感。他真的睡得很香，胖子能够听到他的酣声。胖子也闭上了眼睛。在沉闷摇晃的车厢里碰到谁都一样，无论是急转弯还是轮子碰到石块还是那瘦高个对着司机的高声讲话或咒骂声，都只能催促乘客睡得更香。只有当车子突然慢下了，停下了，才让乘客醒来。他们依然能够听到那烦人的瘦高个的咒骂声。

“妈的，那么多丁狗！噢哟！那里还有！”

醒来的大部分乘客都从窗外望去，是有丁狗，那么多！远的、近的，一对一对的，有几条拦在路中央。这些丁狗大多是望着他们的车，或者说是车子里的人。它们瞪着眼睛，在斜阳照射下，有的眼睛还闪射着绿光。看来是来着不善，它们可能是早已设下埋伏圈，包围了车子，随时等着某个号令一起冲杀过来。胖子绝望地惊叫起来。

还是瘦高个有些清醒，他命令司机“冲过去！”

司机哆嗦地变了声调地回答道：“不，不行啊，你瞧瞧，前面，前面路上好像有个障碍物！”

在前面的路中央有个黑乎乎的像是小山包的东西，由于是逆光，白人都看不清那黑乎乎的是什么，像是个海市蜃楼，在正前方飘动。海市蜃楼上还站着几只丁狗的剪影，威风凛凛地紧盯着他们。

并没有看这风景的马利基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站起身，从车窗向外望去。他看到了一串通向那边的血迹，那是他刚才正要猎取的野牛，已经死在路上，上面正扎着高高竖起的标枪。“我的标枪！”马利基用土著语叫了起来。

白人们看清了那制高点的标杆，略有倾斜地插着，像是招呼丁狗聚拢的战旗。边上一条像是首领的丁狗正高高地矗立着，正在审时度势随时准备下达攻击的命令。在白人张大嘴成为雕塑的时候，没人料到马利基已经跑到车门边想开那车门。由于他不会开门，费了很大劲，搞出许多声响，让那胖子发现马利基想跑。他冲到门边推开马利基，嘟嘟囔囔地“你疯了！”马利基爬起来还想开门，胖子又嚷着“你就不怕丁狗吗？”

“马利基不怕丁狗。”丽莎冷冷地说，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沉寂了几秒后前面传来瘦高个的嚷声：“去他妈的马利基！”瘦高个命令司机道“把车子倒回去，绕过这个该死的地方！”

所谓的公路，其实只是较平坦车子或人走多的地方，遇到坑洼处有人用土填平，看去只是有点变色、不长草的地方，偶尔在叉路上会有个路标，这就算公路了。看来另辟蹊径绕过这地方不成问题。刚才就是他们在村里骗、抓孩子时由于一些土著家长的愤怒阻拦，司机在逃跑时慌不择路时迷失了道路，富有经验的司机仍然可以辨认方向找回道路。也正是这种走法，才意外撞到坐在树丛里的马利基他们，并且在没多久就驶到回儿童训练营的公路。

司机熟练地转过车身接着高速度地离去，吓跑了一只挡在路上的丁狗。然后，车子向着刚才方向的九十度的方向驶去。起先还可以，一路平坦，但是当车子逐渐转向与公路平行的方向时，地面开始了起伏，有些大岩石，有些低矮的灌木丛。车子左突右冲像是没头的苍蝇，然后突然刹车了。车子停在一条大沟边上，车子本可以冒险地冲下大沟再爬上去，但在大沟对面站着一对丁狗，正望着车子。所有白人都僵住了。

车子后面又出现动静了，那是马利基试图着开门。转过身的胖子脸色苍白，他已经不敢离开坐位而阻止马利基的疯狂行为。胖子变了调地哀求道：“请不要开门，好吗？求你了，马利基！那些丁狗显然都是冲着我们的！”

“马利基不怕丁狗。”丽莎平静地说，“马利基就是丁狗的化身。”

瘦高个惊讶地回头盯着马利基，他很难相信这个土著女孩的话，这不过是个小黑孩子嘛，怎有可能是丁狗的化身？瘦高个回头看了看将要接近大地

的太阳，如果再绕路折腾，在晚上更容易迷路，对付丁狗将更加困难，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个小男孩居然不怕丁狗，还是丁狗的化身！瘦高个想了想，冲着马利基问道：“你，马利基，丁狗，能够叫那些丁狗跑开？”

马利基轻轻地用英语回答：“请让我出去。”

瘦高个盯着马利基几秒后，叹了一口气，命令胖子道：“把他放下车吧，威廉。但是要快，不要把该死的丁狗放进来。”

胖子点了一下头，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打开车门，在马利基跳下车的一瞬间立刻关上了门。

白人们都透过窗子纳闷地望着马利基。只见马利基下车后一拐一瘸地走了几步，弯下腰摸了摸那带血迹的脚背，然后加快步子，向着刚才那个黑色小山包跑去。他身上缠胸的布带松散了，像是面旗帜紧跟着飞奔的瘦瘦的黑孩子。他跑的几乎是直线，有不能绕行的岩石就攀登、跳下，后面跟着一条长长的尘土烟雾，显示着他跑的确实是直线。前面有一些有刺的灌木丛，他根本没在乎地冲进去，然后又从那头冲出来，还是直线。每当有丁狗挡道，都是丁狗避开让路。

马利基跑到了黑色小山包面前，上面所有的丁狗轰然离开，在十步之外望着他。马利基跳了几下试着用手抓住那标杆，然后焦急地围绕黑色小山转了一圈，实在够不着那标杆，不得不爬那小山包。那小山包并不大，他却费了一阵劲，出奇地小心、吃力。他最后终于爬到山顶，拔出了那根标杆，先是像欣赏一样细看那标杆，然后把那标杆耍了一下漂亮的旋转动作，动作还没结束就跳离了小山包，并在半空中完成三百六十度的标杆旋转动作，又以直线向着车子方向跑来。白人惊讶地看到，几乎所有丁狗都以注目礼的姿态望着这个奇怪少年。

“真他妈的神了！”胖子感叹道，他把脸转向丽莎，“这马利基真的与丁狗有什么…”胖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

“马利基就是丁狗的化身。当初就是马利基派丁狗把我从儿童训练营里护送到这个村里的。”丽莎不以为然地回答。

胖子惊讶地转过脸以疑问的眼光询问瘦高个。瘦高个想低头看看丽莎，但由于丽莎正坐在他跟前的窗下他见不着。瘦高个问道：“姑娘，你是从儿童训练营里跑出来的？”

下面没有回答。但从刚才流利的英语口语中听出，这个姑娘确实不像纯粹生活在土著部落里的人。只有在儿童训练营里中能够找到这种发音的土著孩子。

瘦高个又问：“小姑娘，对不起，你叫…”

“我叫丽莎。”

这就对了，瘦高个想着，只有在儿童训练营的孩子才会起英文名字。现在她出现在土著人的部落里，看来是从儿童训练营里跑出来的。如此柔弱少女如何能逃到这个荒芜的村庄？真的是靠丁狗的帮助？必须要证实这个问题。瘦高个又问：“你是说是这个马利基，丁狗，帮你逃出儿童训练营？”

“是的。”胖子看到了这女孩正自豪地微笑。

靠丁狗的帮助？简直不可思议！瘦高个又以询问的眼光去看里查德。里查德还在祷告。瘦高个和胖子又不约而同地转脸去看窗外。这个奇怪少年正不知疲倦地跑向车子。那些丁狗依然行着注目礼，并没有跟来。马利基看上去极其兴奋地高擎着那根，那根是标枪，枪头上还带着血迹，与他胸前的白布血迹相对照，脚步不停地跑来。

“这个马利基看来真是不祥的丁狗…”瘦高个嘟哝着看着马利基手上的标枪，突然意识到是件武器！想到常有歹徒用武器威逼人们做什么事的故事，瘦高个拔出了手枪。好在他在车里有挡风玻璃做掩护，但依然感觉到潜在的危險。

“这孩子是不会来袭击你们的。”里查德还是保持着做祷告的姿势，提醒周围的白人们。

马利基已经跑过车身，来到车后。胖子也拔出了手枪。马利基摇动着门把，搞出让胖子和瘦子都紧张的声音。

“请开门呀”门外传出马利基的叫喊声。

胖子的嘴唇哆嗦了。用枪对准了门。

“请帮他开门吧”，胖子的身后传来了丽莎的声音。在胖子把头转向丽莎的同时，好几个孩子都一起叫了起来：“请开门吧！”

胖子僵住了，不知所措。里查德站了起来，冲着胖子嚷道：“收起你那玩意吧！这孩子是不会伤害你们的！”说着走了过去，开启了车门。

先是那个可怕的标枪伸进来了，没有对准胖子；然后是那个黑色的身影利索地爬上了车，直接爬到刚才他坐的地方坐了下来。标枪垂在地上，没有对准胖子，但有一只手握着它。

门被关上了。白人都不知下面会发生什么事。

胖子虽然握着手枪，现在没有理由对着这个孩子。而马利基只消一抬手腕就能用那标枪对准胖子的喉咙。尽管这只是尖头的长木条，扎到要害处也是致命的。他想往车里挪动，以避开标枪的锋芒，那个该死的里查德坐在边上故意挡着，甚至还嘀咕着“别挤我！你看看你，快把你手上的玩意收掉吧，孩子是不会伤害你的！”胖子只得把枪放回枪套，手虽离开了，但离枪套不远。

刚才开门、马利基进来这个过程，在车厢前的窗口上都没有出现瘦高个的脸，那是为了避开万一飞过来的标枪。这窗口坏还坏在没有玻璃，标枪要是飞过或伸过来没有任何障碍。瘦高个的嘴唇在抖动，只不过没人看到。

现在这两个白人都后悔当初那么随便地把他放下车，又随便地让他带上武器坐在车厢里。这个危险孩子随时都能胁迫白人做什么。刚才他是两度自己来到车里，不像其他的孩子都竭力想逃跑，也许有着更危险的计划。这孩子在外貌上和车厢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可能有着非凡的身手，还有那个该死的里查德显然是站在他们一边；这两个白人再加上司机，看来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刚才那姑娘也说过，是马利基派丁狗把她从儿童训练营里逃脱出来的。看来这些丁狗真的是按马利基的计划派来的。生活在荒漠里的土著人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居然能够调动那么多的丁狗来帮他们。

瘦高个慢慢地从窗口里探出了他那细长的头来。他看不到他跟前底下的奇怪少年，但能看到那个标枪的一部分。这根标枪也有可能突然转过身透过窗口栏杆刺过来。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努力斟酌言词，小心地问道：“马利基，请问你姓什么”

“我姓杜卡卡”马利基清晰地回答。村里人其实没有姓只有名。马利基依稀记得在过去闪电的部落里有人好像说过他姓陈，但从没有使用过。而在风的部落里，当着白人问起他们的姓时，村里大人都把自己的大名对应于英语的“姓”。提起马利基的大名，马利基兴奋地用土著语向周围孩子们解释，就在前不久，祖灵通过马杜克长老给他起了个大名，叫杜卡卡。孩子们

都知道，有了大名，就标志着他不再是孩子，而且是孩子们的长辈，于是他们都高兴了，一起尊敬地叫了起来，“杜卡卡！”

瘦高个不解地望着孩子们好一阵，然后低下头问道“杜卡卡先生，你，真的是丁狗的化身？”

称一个土著孩子为“先生”这是瘦高个头一回。这意味着与这位黑孩子平起平坐。这连他自己都感到有那么点低三下四。但在这危机当口，只能这么委曲求全了。可是那黑孩子对此没有反应。瘦高个又问：“杜卡卡先生，你能不能叫那些丁狗走开，让我们过去？”

两秒钟后，马利基回答了一句土著语，他听不懂，丽莎帮助翻译道：“请让我们回到村里吧。”

又是两秒钟，瘦高个问道：“如果我把你们放回村里，杜卡卡先生，你能叫那些丁狗走开吗？”

没有回答。倒是胖子害怕了：“如果我们的车子开进村里，那些长老们还不会把我们杀了？！”

前面很少说话的司机说话了：“在村口不到一点的地方，有条通往艾丽丝镇的3号公路。如果我们连夜开到艾丽丝镇，加了油后能够绕回营地。”

瘦高个想了想，又问道：“杜卡卡先生，如果我们把你们都放回那个村口不到的地方，你能保证我们开车到艾丽丝镇的沿途没有丁狗？”

“不会再碰到丁狗了”马利基用英语回答。

“肯定？”

“绝对肯定…”

本来马利基还想说，所有的丁狗闻到这死牛的气味都到这里了，你们那方向就不可能再有丁狗。但是他已经听到瘦高个愉快的声音：“那好吧，我们就把你们带到那路口放下，然后就走3号公路离开这个鬼地方。”

话音未落，车子已经猛地倒车，然后来个急转弯，发疯似地按原路驶去。沿途有一些丁狗正离开他们，都向着那黑色的小山包跑去。那小山包上聚满了丁狗。

有个孩子不解地问马利基刚才那个小山包是怎么回事，马利基用土著语回答了，这是他之前想要猎取的野牛，他还简短地说了他猎取野牛的情节。一直在沉默的里查德突然大笑起来，笑得有点古怪，笑得逐步变调。胖子和瘦子感到莫名其妙，他们都回头去看里查德。里查德的面部表情极其痛苦，

如此痛不欲生的表情还能笑得出来？看来里查德的魂也被那孩子用什么巫术勾走了。在胖子和瘦子对视的时候，孩子们都不做声了。

胖子有些敬畏地望着这个奇怪少年，这奇怪少年没多久就睡熟了。在这关头居然还能装着睡觉！他那胸前绷带已经散开，胸上露出触目惊心的三道新鲜刀痕。那根标枪还在他的手上，枪尖随着车子的晃动正胡乱地拍打着地上，时时警告着胖子。

九，马利基的成年礼

车子停了。四周极其安静，没有丁狗的身影。司机和瘦高个望着远处的3号公路，从这里到那是平整的开阔地，没有任何会动会喘气的东西或障碍物。看来车子从这里斜插过去，避开村口是没有问题的。在另一个方向，他们能够看到遥远的村口，有一些树木，有几个人影在那站立着。

瘦高个回头命令道，“威廉，把他妈的门打开！”

门开了，车后传来了孩子们双脚落地声和兴奋的雀跃声，但是马利基还没下来！瘦高个透过他后面的窗子看去，只见马利基、丽莎和里查德正慢慢地抬着寇拉达移到车门口。他们的动作都很小心、缓慢，大概是怕惊动这熟睡或者说没有知觉的孩子。

寇拉达被抬下了车。下面的孩子停止了雀跃，回来接替了里查德的位置，帮着一起抬着寇拉达。里查德本来不想让自己换下来，孩子为什么偏偏要换自己？而且是那么肯定那么坚决？里查德下意识地顺从让位了。由于里查德的个子比他们都高，在刚才抬寇拉达时必须弓背弯腰才能保持寇拉达的平卧状态，差不多高的孩子才显得最自然。里查德跟了孩子几步，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他们都把自己看成外人。他所说的“小心些”等话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并没影响孩子抬着寇拉达的动作，孩子们照例按原速向前走去。他正想为寇拉达祈祷，身后传来了关门声。

里查德突然回头向正在启动的车子喊道：“等一等！等一等！”车子还在运动，里查德紧跑几步追上了车，开启了后门跳了上去，关上了门，坐到刚才的老地方。瘦高个回头问里查德：“里查德先生，你是不是也跟着回村？”里查德一边喘气一边抹泪，“看来，我是回不了村子里了！我跟他们的长老解释不清了。我多年的精力就这么白费了！”

瘦高个很想把里查德恶狠狠地撵下车，刚才就是这个他妈的牧师站在土著孩子的一边，让这个孩子有恃无恐。但是碍于里查德的声望，里查德居然与镇长都称兄道弟，瘦高个还是不敢得罪这个该死的牧师。他望着从未见过流泪的牧师，只能应付道：“那好吧！”

车子已经被加速到极限。车上的白人都好奇地望着车外被释放的孩子们，正抬着寇拉达。那是一群移动的黑影，有一道金边镶嵌在剪影身上。下半部有许多腿在交错运动着，上半部有根细长的标枪，一伸一缩地向着村庄的方向指引着。前面村庄在夕阳的照射下，有种奇异、反常的金光，突出在墨蓝的天空和深赭色的大地之间，像是浮动在天地之间的幻境。光亮幻境中有一些兴奋舞动的身影，正向孩子方向跑去。

大人们来了，他们接替了孩子，抬着寇拉达往村头走去。有个长老走在寇拉达的右边，开始诵经。一些大人把孩子们引到左边离寇拉达较远的距离，与之平行地走。

长老诵经的声音轻了许多。大人们开始询问刚才发生的事，孩子们则你一句我一句地颠三倒四地讲述马利基的非凡故事。人们簇拥着马利基，都想听到故事主人公自己说的故事。但在这时马利基的大脑已经抑制了，一片空白，回答不了人们提出的问题。他甚至忽略了周围人的存在，先是加快脚步，后来狂跑，一直跑到村头的那片空地。

这快空地是村里人举办篝火舞的场所，静悄悄地沉默在那。中间的那堆准备到一半的干柴，大概是有人无意踩踏过，散乱在那。一边有个沙地已经平整了，上面通常是有个长老用根木棍戳进沙地形成点子，点子排列成线条，线条勾勒出图案；现在好像有几个点子，不知所云。每种篝火舞都有各自不同的图案，马利基猜不出这次成年礼的篝火舞该是画什么图案。另一边有一块大石头边上的地上，有两个长老长期坐在那的屁股痕迹，他们中一个专门演奏迪吉里杜，另一个专门用两片飞去来敲打成音乐的节奏。四周应该有许许多多人跟着音乐的节拍，轰轰烈烈地跳着成年舞。马利基不知在举办成年礼时自己应该站在哪，会不会站在那边？他向那边望去。在那坐着布鲁米。

布鲁米坐在那，在昏暗的场地一边。他的后背被一半在地平线的太阳光照到一半，使得马利基看到整个世界只有布鲁米的上半身。马利基走了过去，把标枪放在一边，坐在布鲁米的边上。现在的世界应该有两个人的后

背。马利基非常熟悉这个坐在布鲁米的边上的感觉。过去也经常这样，大家可以不说话，都望着前方，心灵可以在沉默中沟通。

布鲁米还是望着前方，回答了马利基心中的疑问：“我们的成年礼被可恶的白人搅了。按照祖训，割体礼、文身和篝火舞应该在今天依次完成。我也不知道这样打破了祖训后，我们的成年礼应该如何继续下去。”

“那么，”马利基焦急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成年？”

“杜卡卡，别伤心，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什么时候马杜克长已经坐在马利基的边上，他抚摸着马利基的肩膀回答道。